

法国戏剧选

萨特剧作集

阿尔托纳的隐居者

五 幕 剧

人 物

莱妮

尤哈娜

魏纳尔

父亲

弗朗茨

纳粹党卫队员和美国人

某妇女

克拉吉斯中尉

某副官

第一幕

宽敞的客厅，摆满了似乎讲究、然而式样难看的家具，大部分是德国十九世纪末的产品。里端有一节楼梯通向二楼楼梯小平台，平台处有一道紧闭的门。右侧两扇落地长窗向着一座树木茂密的花园，透进来的阳光，由于从浓密的树叶里穿过，几乎是绿色的。舞台后部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。墙上挂着三张弗朗茨的大幅照片，每个镜框的右下角镶着黑纱。

第一场

〔莱妮，魏纳尔，尤哈娜。〕

〔莱妮站着，魏纳尔坐在一把扶手椅上，尤哈娜坐在一张长沙发上。他们都没有说话。静场片刻后，德国式大摆钟敲了三下。魏纳尔急忙起立。〕

莱 妮 （哈哈大笑）起立（稍停）你还是三十多岁的人呢？（不快地）你还是坐下吧！

尤哈娜 干什么？不是到时间了？

莱 妮 时间到了？现在开始等待，等着就行了。（魏纳尔耸耸肩膀。她向着魏纳尔）我们等吧，你心里很明白。

尤哈娜 他怎么会明白呢？

莱 妮 由于这个习惯，每次开家庭会议……

尤哈娜 过去常开家庭会议吗？

莱 妮 这是我们的家庭节日。

尤哈娜 好一个家庭节日。能说一说吗？

莱 妮 （接前句）魏纳尔总是早到，老兴登堡总是迟到。

魏纳尔 （对尤哈娜）她说的什么也别信。父亲总是像军人一样的准时。

莱 妮 好极了。我们每次在此处等他时，他却在办公室里一边抽雪茄，一边看表。到三点十分，他迈着军人的步

子走进来。迟到十分钟：既不多也不少。科室人员会议他迟到；遇到他主持董事会的时候，也迟到。

尤哈娜 为什么要劳这分神？

莱 妮 好让我们有时间耐心等待。

尤哈娜 要是去船厂呢？

莱 妮 总是最后一个到。

尤哈娜 （惊愕）什么？谁规定的？（笑）这一套现在谁也不信了。

莱 妮 老兴登堡始终信这一套，五十年了。

尤哈娜 也许不错，可是如今……

莱 妮 如今嘛，他什么也不信啦。（稍停）不过他照例要迟到十分钟。老习惯不时兴了，老习惯仍留了下来。他的习惯还是在俾斯麦活着的时候养成的哩。（向着魏纳尔）我们是怎么等他的，你都忘了吗？（对尤哈娜）他每次都发抖，还不停地问，这回谁要倒霉啦。

魏纳尔 你不害怕，莱妮？

莱 妮 （冷冰冰地一笑）我？我怕得要死，可是心想：“到头来他自食其果。”

尤哈娜 （嘲讽地）他自作自受了吗？

莱 妮 （笑吟吟地，但话很刻薄）他正在自作自受。（回转身向着魏纳尔）魏纳尔谁要倒霉？你我谁要倒霉？我们又成了小孩啦！（突然暴躁地）我鄙视对刽子手恭敬顺从的受害者。

尤哈娜 魏纳尔不是受害者。

莱 妮 你看看他吧！

尤哈娜 （指着镜子）看看你自己吧！

莱 妮 （吃一惊）我？

尤哈娜 你并不那么秀气，话却说得很多。

莱 妮 为了给你们解闷嘛，我早就不怕爸爸了。再说，这回我们也知道他想跟我们讲什么。

魏纳尔 这我可一点也不知道。

莱 妮 不知道？别装了，你把什么不顺心的事全藏在心里！
(对尤哈娜) 老兴登堡快倒台了，尤哈娜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

尤哈娜 不知道。

魏纳尔 胡说！(颤抖起来) 我告诉你这是胡说。

莱 妮 别生气呀！(突然暴躁起来) 倒台！是的，他快倒台了！
像一堆积木一样地倒台！而你早就得到了消息，证据就是你什么都告诉尤哈娜了。

尤哈娜 你发神经吧，莱妮。

莱 妮 得了吧！他还能骗你！

尤哈娜 偏偏他骗了我。

莱 妮 那么是谁讲给你的？

尤哈娜 你呀！

莱 妮 (大吃一惊) 我？

尤哈娜 三个星期以前，诊视完毕后，一个医生到客厅来找你。

莱 妮 啊，是希贝特。那有什么？

尤哈娜 他刚走，我就在走廊里遇见了你。

莱 妮 那又怎样？

尤哈娜 没啦。(稍停) 你脸上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我一切。莱妮。

莱 妮 这我可不知道。我当时很高兴吗？

尤哈娜 你好像十分害怕。

莱 妮 (大叫) 绝不可能！(镇定下来)

尤哈娜 (和缓地) 到镜子那儿照照你自己吧，恐怖还在哪儿呢？

莱 妮 (干脆地) 镜子，拿去你们自己照吧。

魏纳尔 (拍着安乐椅扶手) 都闭嘴！(他怒冲冲地瞧着她们) 即使父亲真的快死了，那也不要声张，这才现今唯一可能行的办法。(对莱妮) 他怎么啦？(莱妮不回答) 我问你他怎么啦。

莱 妮 你问他自己。

魏纳尔 没有的事！

莱 妮 你比我知道的还早二十分钟。

尤哈娜 莱妮，你太过份了……

莱 妮 希贝特医生到客厅去之前，先去了玫瑰客厅，在那儿他遇见了我哥哥，什么都告诉他了。

尤哈娜 （惊愕）魏纳尔！（他蜷缩在扶手椅里，一言不发）我……我不懂。

莱 妮 您还不了解我们格拉赫家族，尤哈娜。

尤哈娜 （指着魏纳尔）三年前我在汉堡认识一个，对他一见钟情：那时他全身充满活力，诚恳，快活。现在你们把他完全毁了。

莱 妮 你的格拉赫在汉堡的时候敢不敢说真话。

尤哈娜 他当然不怕。

莱 妮 可是他在这里却怕。

尤哈娜 （转向魏纳尔，不胜悲伤）你伤害了我！

魏纳尔 （迅速而高声地）住嘴。（指着莱妮）瞧瞧她得意的样子，她在蛊惑人心呐。

尤哈娜 帮谁。

魏纳尔 帮父亲。我们是他们选定的受害者。他们第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俩分开。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，请别怨我，不然你就陷入他们的圈套了。

尤哈娜 （温柔，但严肃地）我没有什么好埋怨你的。

魏纳尔 （样子古怪，心不在焉）好得很！好得很！

尤哈娜 他们要我们有什么用？

魏纳尔 别害怕，他们会给我们解释的。

〔静场。〕

尤哈娜 他怎么样啦？

莱 妮 谁，怎么样啦？

尤哈娜 父亲。

莱 妮 喉癌。

- 尤哈娜 会死吗？
- 莱 妮 一般是会死的。（稍停）他还能活多久。（和和气气地）我以前一直喜欢他，是吗？
- 尤哈娜 是的。
- 莱 妮 他惹女人的喜欢。（稍停）多不幸啊！这张过去多么惹人喜欢的嘴……（见尤哈娜不解其意）你也许不知道吧，喉癌会使它失去原来的魅力。
- 尤哈娜 （领会）不要再说了。
- 莱 妮 太好了！你也成为一位格拉赫女战士了。（莱妮去取十六世纪的一本又厚又沉的《圣经》，她吃力地把《圣经》搬到独脚小圆桌上）
- 尤哈娜 这是什么书？
- 莱 妮 《圣经》。每次有事开家庭会议，就把《圣经》放在桌上。（尤哈娜瞧着《圣经》，不胜诧异；莱妮略有不快，补充道）是啊，以备我们向主忏悔我们的罪过。
- 尤哈娜 没有什么好忏悔的。
- 莱 妮 难说。
- 尤哈娜 （以笑来使自己镇静）你们难道还怀疑上帝。
- 莱 妮 这倒是。但我们既去教堂做礼拜，又以《圣经》起誓。我对你说过，这个家族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，但还保留着传统的习惯。（她看看时钟）三点十分了，魏纳尔，你可以走了。

第二场

〔前场人物，加上父亲。

〔就在此刻，父亲从落地窗门上场。魏纳尔听见开门的声音，转过身来。尤哈娜想站起来，但迟疑了一下，最后不得已地站起身。这时父亲快步走过去，双手按着尤哈娜的双肩，让她坐下。

父 亲 坐吧，我的孩子。（尤哈娜坐下，父亲俯下身去吻她的手，然后一下子直起身子，看着魏纳尔和莱妮）事实上，我没有什

么新东西可告诉你们。这也好。咱们就开门见山吧！（稍停）我得了不治之症。（魏纳尔扶着他的手臂，父亲几乎是粗暴地挣脱了他）我说了，开门见山。（魏纳尔悻悻然转过身去坐下。稍停，用眼睛看着他们三人，用嘎哑的声音说）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快死了吧！（目不转睛地瞧着他们，似乎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）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。这是事实。（镇定下来，颇诙谐地）孩子们，上帝在跟我开玩笑，让我去一次！不过我已想通了。好在我这身体从未麻烦过别人。半年以后，我将成为一具僵尸，给你们招来痛苦，而带不来任何好处。（见魏纳尔有所表示，笑起来说）坐下，我会安静地去世。

莱 妮 （关切和谦恭地）事情没有您想的那么严重。

父 亲 像我这样闯荡半生的人，你想我会容忍几个坏的细胞在我的身上乱来吗？（沉默片刻）把我的遗产安排好，六个月足够了。

魏纳尔 那六个月以后呢？

父 亲 以后？你还想要什么？那时候只有我的僵尸了，其余的全没了。

莱 妮 都没有了吗？

父 亲 一起人为的死亡，让生命的法则最后再屈服一次。

魏纳尔 （喉咙哽噎）谁能帮我这个忙？

父 亲 你，要是你愿意的话。（魏纳尔吓了一跳，父亲笑）得了，我自己安排吧，你们只要管一下丧葬就行了。（沉默）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（长久的沉默。和颜悦色地向着尤哈娜）我的孩子，我请你再坚持一会儿。（向着莱妮和魏纳尔，改变语气）你们要一个接一个地向上帝起誓。

尤哈娜 （不安）这多麻烦！您刚才还说不搞这一套呢？有什么好起誓的啊？

父 亲 （很随和的样子）会很快的，我的儿媳。况且结缘的亲眷用不着起誓。（转向儿子，从他郑重其事的样子看不出究竟是

当真还是开玩笑) 魏纳尔, 你起来。我的儿, 你曾是律师。弗朗茨死的时候, 我把你召来帮我办事, 你那时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律师的职业。你应得到报偿, 你将成为这栋房子的主人和企业的领导。(对尤哈娜) 你看,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吧: 我使他成为今世之主。(尤哈娜沉默不语) 不高兴吗?

尤哈娜 这不该问我。

父 亲 魏纳尔!(不耐烦地) 你同意吗?

魏纳尔 (阴郁而慌乱地) 我听您的安排。

父 亲 这是天经地义的。(他瞧着儿子) 不过你好象不情愿。

魏纳尔 我想是的。

父 亲 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造船企业! 我把它交给了你, 这么做却使你很痛苦。这为什么?

魏纳尔 我……算是当之有愧吧。

父 亲 但我没有法子: 你是我唯一的男性继承人。

魏纳尔 弗朗茨似乎更合适这位置。

父 亲 可惜他已经死了。

魏纳尔 请想一想, 我曾经是一个不错的律师, 要我当一个不懂行情的老板, 我于心不忍。

父 亲 你还年青, 可以学嘛。

魏纳尔 只要我跟别人面对面, 我就没法给他下命令。因为我想人与人是平等的。

父 亲 为什么? 这很容易, 不是吗?

魏纳尔 我觉得自己比不上他。

父 亲 那你别瞧他好啦。(摸摸自己的前额) 比如说这儿, 这儿只有骨头。

魏纳尔 需要有您的威严。

父 亲 你也会有同我一样的尊严的。

魏纳尔 我哪儿有尊严啊? 您不遗余力地按您自己的设想去塑造弗朗茨。而您只教我服从, 服从。这难道怪我吗?

父 亲 这不是一回事。

魏纳尔 这是一回事？

父 亲 服从与命令，不管你在什么地位，你都是在传达你收到的命令。

魏纳尔 您也接受别人的命令吗？

父 亲 不久前我才不再受命于其他人了。

魏纳尔 那么以前您听谁给您下的命令呢。

父 亲 不知道。也许是我自己。（微笑）我告诉你一个绝窍；当你要指挥别人时，就把自己当作另外一个人。

魏纳尔 我不把自己当作任何人。我只是我自己。

父 亲 等我死了以后。你就把你自己当作我。

魏纳尔 决策！决策！什么事都得自己决断。一个人。以众人的名义。亏您还活到现在。

父 亲 很久以来我已经不作任何决断了。我只是签署文件。明年得由你签啦。

魏纳尔 您别的都不干了么？

父 亲 不干了。

魏纳尔 那还需要您干吗？这种事情谁都能干喽？

父 亲 谁都能干。

魏纳尔 譬如说我能干吗？

父 亲 你当然能干。

魏纳尔 事情不总是那么顺利的，有那么多机构，要是哪儿出了问题……

父 亲 那就调整调整，反正有格尔贝在嘛。他是一个好帮手，为我们干了二十五年。

魏纳尔 好吧，那由他去主管。

父 亲 由格尔贝！你疯了！他是你的雇员，应该让他告诉你该下什么命令。

魏纳尔 （稍停）哦，父亲，您一生中从未让我接受真正生活的考验。现在您把我推到总经理的位置上，就因为我现在

是您唯一的男性继承人，而您原先只想把我变成你的玩偶，一件美丽的花瓶。

父 亲 （苦笑）花瓶！那我呢？我又是什么？挂在桅杆顶上的一顶帽子。（他的样子忧伤、温和、苍老）欧洲最大的企业……这可是，好大一摊子事……

魏纳尔 那好。要是我闲着没事，我就重新去作我的律师职业。随后我们去旅行。

父 亲 那不行。

魏纳尔 （诧异地）这是我唯一能干好的事。

父 亲 （命令式地、斩钉截铁地）不行。（瞧着魏纳尔和莱妮）现在听我说。遗产是我的。绝对禁止出卖或转让你们各自的那份遗产。禁止出卖或出租这幢房子。不许离开这栋房子，你们要在这儿住到死。起誓吧！（向莱妮）你先来。

莱 妮 （微笑）我提醒您，誓言对我没有约束力。

父 亲 （也微笑）莱妮，我信得过你，给你哥哥做个榜样。

莱 妮 （走近《圣经》，伸出手）我……（她强忍住笑）哎呀！要么算了。爸爸，原谅我，我憋不住要笑。

父 亲 （和善地）笑吧，孩子，我只要求你向上帝起个誓。

莱 妮 （笑着）我对《圣经》起誓永远遵守您的遗志。（父亲笑着瞧她。对魏纳尔）轮到你啦，我未来的总经理！

〔魏纳尔心不在焉。〕

父 亲 魏纳尔？

〔魏纳尔猛地抬起头，走投无路似地看着父亲。〕

莱 妮 （一本正经地）哥哥，起个誓，这事就完了。

〔魏纳尔转向《圣经》。〕

尤哈娜 （以彬彬有礼和平静的语气）请等一等。（父亲瞧着她，故作惊讶以吓唬她；她还了一眼，毫不心慌）莱妮的起是一出闹剧！大家笑个不停；可是轮到魏纳尔起誓时，谁也不笑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
莱 妮 因为你丈夫对什么都很谨慎。

尤哈娜 （稍停）你在陷害他，莱妮。

父 亲 （威严地）尤哈娜……

尤哈娜 父亲，您也在陷害他。

莱 妮 这么说来，你也在陷害我。

尤哈娜 父亲，我希望我们把事情说清楚。

父 亲 （感到有趣）你和我？

尤哈娜 您和我。（父亲笑笑。尤哈娜捧起《圣经》，费劲地搬到一个较远的家具上）先谈，然后怎么起誓都可以。

莱 妮 魏纳尔！你让你妻子替你出面吗？

魏纳尔 难道有人诽谤我吗？

尤哈娜 （向着父亲）我想知道我的命运为什么要由您主宰。

父 亲 （指着魏纳尔）我主宰他的命运，因为是我给了他一切，包括生命。但我没有权力主宰你的命运。

尤哈娜 （微笑）您以为我们俩的命运能分开吗？您是结过婚的人，应该了解这一点。

父 亲 不过，这……

尤哈娜 （微笑）我明白啦。她就是因为这个才死的。而我们，父亲，我们之间的爱超过了凡世间的一切，一切有关我们的事，我们都共同决定。（稍停）要是他被迫起誓，要是为了遵守他的誓言，他把自己关在这栋房子里，那么他就只能是一个人，而不是两个人。这样您就把我们俩永远分开了。

父 亲 （微微一笑）你不喜欢这栋房子吗？

尤哈娜 不喜欢。

〔静场。〕

父 亲 它哪儿使你不愿住在这里，我的儿媳？

尤哈娜 我嫁给了汉堡的一个律师，当时他一无所有。三年之后，我来到这座堡垒，成为船舶制造商的妻子。

父 亲 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尤哈娜 对我来说，这是场悲剧。我当年爱魏纳尔，是因为他自

力谋生，而他现在已经丧失了独立性。

父 亲 这是谁的错呢？

尤哈娜 您。

父 亲 十八个月以前，你们是共同决定来住的啊。

尤哈娜 那是您要我们来。

父 亲 要是错了的话，你也有份。

尤哈娜 我不愿意让他在您我之间进行选择。

父 亲 你错了。

莱 妮 （和颜悦色）魏纳尔本该选择的是你。

尤哈娜 这有可能。但他厌恶他所作出的选择。

父 亲 为什么？

尤哈娜 因为他爱您。（父亲不快地耸耸肩膀）您知道没有结果的爱情是什么味道吗？

〔父亲脸色变了，莱妮察觉。〕

莱 妮 （迅速地）尤哈娜，你知道吗？

尤哈娜 （冷淡地）不知道。（稍停）魏纳尔，他知道。

〔魏纳尔站起身，朝落地窗门走去。〕

父 亲 （对魏纳尔）你去哪儿？

魏纳尔 我走开。你们可以自在些。

尤哈娜 魏纳尔！我所以争辩，为的是我们呀！

魏纳尔 为我们？（很生硬）在格拉赫家里，女人是应懂得规矩的。（欲离开）

父 亲 （温和而带命令的口吻）魏纳尔！（魏纳尔立即站住）不要走。

魏纳尔慢慢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背朝他们坐下，双手捧着头，表示拒绝参加谈话。

魏纳尔 让尤哈娜讲吧。

父 亲 好吧，我的儿媳，请继续讲吧。

尤哈娜 （用不安的目光看着魏纳尔）改时间吧，我累了。

父 亲 不，你既然开了头，就应该说完。（稍停。尤哈娜不知所

措，默默地望着魏纳尔）你的意思是说我死后你要离开这儿，我理解得对吗？

尤哈娜（几乎是恳求的语调）魏纳尔！（魏纳尔不吭气。她突然改变态度）是的，父亲。

父 亲 你们住哪儿？

尤哈娜 住我们原来的家。

父 亲 你们回汉堡去吗？

尤哈娜 我们回汉堡去。

莱 妮 如果魏纳尔想的话。

尤哈娜 他一定愿意。

父 亲 而公司呢？你同意他掌管公司吗？

尤哈娜 要是您喜欢的话，要是魏纳尔有兴致当个傀儡的话，我不反对。

父 亲（好像在思考似地）住在汉堡……

尤哈娜（抱有希望地）我们对您没有别的要求。您不能向我们作出这唯一的一点点让步吗？

父 亲（和蔼可亲，但已作出决定）不行。（稍停）我的儿子哪都不能去，住在这里，死在这里，就像我一样，就像我们家族的祖辈们一样。

尤哈娜 你不能这样。

父 亲 为什么不呢？

尤哈娜 房子必须要有人住吗？

父 亲 是的。

尤哈娜（一时暴躁）那就让火把它烧了算了！

〔莱妮哈哈大笑。〕

莱 妮（彬彬有礼）要不要我放上一把火？我小时候曾梦想过这种事。

父 亲（看看四周，风趣地）可怜的房子，难道它那样惹人憎恶吗？……使魏纳尔讨厌吗？

尤哈娜 使魏纳尔和我厌恶！

莱 妮 我们知道。

尤哈娜 我们现在四个人。到年底我们只剩三个人。难道我们需要三十二间房吗？魏纳尔到船厂上班，我一个人害怕。

父 亲 因此你们离开我们？

尤哈娜 不是。

父 亲 还有其他理由？

尤哈娜 有。

父 亲 说说看。

魏纳尔 （喊将起来）尤哈娜，我不许你再讲下去。

尤哈娜 那你自己跟他们讲吧！

魏纳尔 不要再逼我了，你很清楚我会听他的话！

尤哈娜 为什么？

魏纳尔 他是我父亲。噯！（站起身来）

尤哈娜 （走到魏纳尔面前站住）魏纳尔，不！

父 亲 他说的对，我的儿媳。一幢房子，就是一个家。我请你住在这幢房子，是因为你成了我们家的一员。

尤哈娜 （笑着）家庭倒是个好理由。您是要我们为家庭而牺牲吗？

父 亲 难道不应该为家庭而牺牲吗？

魏纳尔 尤哈娜！

尤哈娜 为您的长子。

〔静场许久。〕

莱 妮 （平静地）弗朗茨死快四年了。（尤哈娜朝她冷笑）您到阿尔托纳市政府去查吧，那里的人会出示给您看的。

尤哈娜 死了？我倒想知道，他现在在这里过的日子该怎样称呼？不管死也罢，活也罢，肯定无疑的是，他现在就住在这里。

莱 妮 不对！

尤哈娜 （朝二楼的那扇门做了个手势）就住在上面。在那扇门后面。

莱 妮 胡说八道！谁告诉你的？

〔稍停。魏纳尔平静地站起来。一谈及他哥哥，他的眼睛就发亮，他已镇定自若。〕

魏纳尔 你想会是谁呢？是我。

莱 妮 晚上睡觉时悄悄告诉她的？

尤哈娜 不可以吗？

莱 妮 呸！

魏纳尔 她是我的妻子，她有权知道这事情。

莱 妮 爱情的权利？我愿为我爱的男人赴汤蹈火但如果有必要，我会永远不对他讲实话。

魏纳尔 （粗暴地）听听这个瞎子居然给我们大讲颜色。你想骗谁？

父 亲 （命令的口吻）你们三个都住嘴！（抚摸着莱妮的头发）弗朗茨住在上面已经十三年了，他从没离开过他的房间，除了照料他的莱妮外，谁也不知道他。

魏纳尔 还除了您。

父 亲 除了我？谁对你说的？莱妮？你信她的话？（稍停）我有十三年没有见着他了。

魏纳尔 （呆若木鸡）这是为什么？

父 亲 （非常自然地）因为他不愿意见我。

魏纳尔 （惊诧不解）噢，是这样！（稍停）原来如此！（回到原位）

父 亲 （向尤哈娜）我感谢你，我的孩子。你看，在家庭内部，我们丝毫不想隐瞒真实情况。（稍停）是的，弗朗茨住在上面，他有病，只身一人。但这能改变什么？

尤哈娜 差不多能改变一切。（稍停）父亲，您该高兴了：一个姻亲，一个外来的女人，替您说出事实真相。据我所知，四六年发生了一起丑闻，我不知道内幕，因为我丈夫当时在法国的监狱里。弗朗茨失踪了，你们说他去了阿根廷，其实他一直藏在这里。五六年格尔贝到南美并带回来一张死亡证明书。不久您便命令魏纳尔放弃他的职

业，您把他安置在这儿，作为您未来的继承人。我没说错吧？

父 亲 没错。

尤哈娜 我的话讲完了。弗朗茨是谁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，他现在干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唯一能肯定的是，如果我们留下来，就得给他当木偶。

莱 妮 （粗暴地）不！我一个人就够了。

尤哈娜 你一个人是不够的。

莱 妮 他只愿意见我一个人。

尤哈娜 这有可能。但父亲在背后保护着他，以后就该由我们来保护他。或者监护他。也许我们又是狱卒，又是木偶。

莱 妮 （怒气冲冲）难道我是他的女狱卒吗？

尤哈娜 难道不是你们——你们俩——把他关在里面的吗？

〔静场。莱妮从口袋里掏出钥匙。

莱 妮 上楼敲敲门，看他开不开，喏，给您这是那门的钥匙。

尤哈娜 （接过钥匙）谢谢。（看看魏纳尔）我该上去吗？

魏纳尔 随你便。上去也罢，不上去也罢，你会明白这不过是骗人的花招……

〔尤哈娜犹豫了一下，慢慢走上楼梯。她敲门，一次，两次。突然她神经质地烦躁起来，拳头落在门上。她转向客厅，准备下楼。

莱 妮 （平静地）你为什么不用钥匙？！（稍停。尤哈娜迟疑不决，她害怕。魏纳尔惶惶不安。尤哈娜控制住自己，把钥匙塞进门锁里，钥匙虽然能转动，但打不开门）怎么样门开了吗？

尤哈娜 里面有插销，他大概把门反锁了。（走下来）

莱 妮 谁反锁的？我吗？

尤哈娜 也许还有一扇门。

莱 妮 你明知道没有别的门。要是有人把门反锁，只能是弗朗茨自己。（尤哈娜走到楼梯下）怎么样？是我们把这个可怜虫关在里面的吗？